



接受中的理论发现和史论价值

——读戴冠青教授新著《批评的喧哗》



■李建民

我非科班出身,对大部头的西方文艺理论常有敬畏情绪,但骨子里又好这味。虽然多数西方著作读起来如啃鸡筋,但有嚼劲。于是便企图找些捷径,遇到困惑才试着找原著学习与理解。此为偷巧,实为无奈。

冠青教授历数年收集资料与写

作的《批评的喧哗——中国当代文论接受史论》,是一部“接受史论”,也即作者对20世纪初以来影响中国文论的西方一些新的批评方法和批评文论的梳理、辨析与接受过程的论述。它的书名就五个字“批评的喧哗”,“喧哗”一词是形容词、动词,形容声音大而杂乱。我想这不是作者的本意,它指的是一种文论的生存发展状态,是西方文论在作者印象里的全息观感:众声喧哗,各有优长。

该书除《导论》之外分17章,其中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叙事学理论、英美新批评理论、象征美学、意象批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原型批评理论、存在主义文论、女性主义批评、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文论、文艺阐释学、接受美学、狂欢诗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后殖民主义文论、新历史主义等。在《导论》中她就明确指出:在21世纪的前十余年,有关全球化、消费社会、消费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文化研究转向等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门论题,引发了不少研究者的参与和讨论。热情与冲击,焦虑与困惑,突围与出

路,引发的思考与抉择是文学自觉的必然。理性让作者回到了接受现场,从争鸣开始到对话语权殖民化的担忧与焦虑;从研究方法的转向到进展缓慢的中国文论建设,指向的是文学理论建设的突围。

早在20世纪初就已大量涌出的西方当代文论,在20世纪80年代才被大规模翻译引入中国文论界,不说它振聋发聩般震撼到中国学术界,理性地看待它还是因其学术上独特的逻辑起点、崭新的文学观念和别具匠心的体系建构超越了前人。至于西方当代文论的某些片面与偏颇,却也在所难免。无疑它给予我们方法论的借鉴,并且开启了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新思维。

该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学术认知,开始着手进行17种西方当代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之影响的论述与辨析。诸如第一章形式主义批评的接受,从引进开始,不仅阐发清楚其理论框架,还直指中国当代文论的兴奋点与批评方法论上的启迪,以及这一新视角对文本阐释的意义。这样一来,就有了文艺发生学和接受影响美学的学术高度,它业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阐释和学术流派介绍。

它有发生、接受、转换、反叛、重构一系列的重置与勾连。既有史的梳理,又有当下学术发展的美学意义;既有全球化语境中不可避免的影响与接受,又有中国文论新的发掘与建设的辨析与对策。另一个可贵之处,还在于它是关于20世纪至21世纪初期中国文论与西方学术对接的一个缩影。17种西方文论新鲜而庞大,虽然现在的热度已不比刚刚传播的当年,但仍然以其独特的逻辑起点和理论视角对传统文论产生了某种突破,给当代文论建设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其中的许多理论视角,不仅是人文科学与现代心理学、当代人类学等融合互鉴的一种发现和突破,对中国古典文论的钩沉和现代化转换也有独特的意义。

可见,在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只有在全球视野和现代工业异化的逻辑框架下,通过审视现代消费社会、消费文化,才能寻找到社会矛盾之间与人性变化、文化解构的新密码。为此,戴冠青教授新近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批评的喧哗——中国当代文论接受史论》,就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体系和史论价值给文论界带来了新的惊喜和启迪。

活出生活的本真



■黄伟兴

《活过》是蔡澜的首部自传,也是他最后一部自传。这部书是一部以时光为墨、岁月为纸写成的“另类回忆录”。全书涵盖家庭、工作、美食、旅行等多个方面,浸润着真实生活质感,蕴藏着诸多打破常规的人生智慧。

作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他,将此生经历的种种起伏尽数付诸笔端。他既不避讳在邵氏电影公司任职时,因坚守艺术追求导致预算超支的冒失往事,也不掩饰投资餐厅失败后陷入倾家荡产境地的窘迫时刻。这种“真实”与一般名人传记中常见的“成功滤镜”截然不同,更像是将苦厄岁月化作笑谈、把尴尬糗事酿成故事的生存哲学,他一生的智慧,都凝聚在字里行间。

蔡澜的笔墨凝练,风格洒脱风趣。书中的叙述打破了人们对“电影监制”“食神”等身份的刻板认知,他任性,但绝不放纵,而是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当下社交媒体中,人们往往只展示生活中的高光瞬间,成功学鸡汤文又不断宣扬“三十岁前实现财务自由”的焦虑论调,而蔡澜的这部自传恰似一杯清凉的白开水,让人在清醒中意识到过日子不必强求光鲜

完美的表象,实实在在的本真状态才是生活的根本。

书中随处可见他对生死的深度思考。幼时在潮州目睹葬礼时的惊惧、青年时在电影片场与死神的数次擦肩而过,乃至暮年将身后事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些经历拼凑出他对“人终有一死”的生活态度。曾有一次飞机遭遇剧烈颠簸,邻座乘客吓得浑身发抖,问他:“你经历过死亡吗?”他却端起酒杯淡然一笑:“没有,但我活过。”这简短数字,将活着的意义阐释得淋漓尽致。

在当下这个被焦虑裹挟的时代,人们总习惯想着“再等等,等成功了再享受生活”,用难以靠近的目标将自己层层束缚。实际上,活在当下才是生命的硬道理,不必较真,但也不可敷衍。对他而言,品尝一顿美食、踏上一场旅行、写下一篇文字,皆是认真活着的印记,更是对抗生命虚无的在场证明。

书中对“玩”的诠释早已超越物质层面的桎梏。往昔主持《今夜不设防》时,与张国荣、林青霞畅聊至深夜的言谈;组织苏格兰威士忌寻访时,顿悟“简单原料亦能酿成佳酿”的哲思;即便步入晚年,也开设网店售卖咸鱼酱、在家钻研新菜谱。这些经历也正应了他那富有哲学意蕴的“尽

量”箴言:“尽量地学习、尽量地经历、尽量地旅游、尽量地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一点。”

在当今时代,太多人被信息洪流与欲望浪潮裹挟前行,活得如同缺乏情感的机械工具,而蔡澜的这套“烟火气哲学”正是最佳解药。他让我们觉得,幸福或许就藏在街角那碗热气腾腾的牛羊肉面里,躲在与朋友深夜长谈的欢声笑语中,存在于那些看似平凡却能让人心头温热的琐碎时光里。

《活过》并未遵循传统自传的线性叙事脉络,而是以拼图般的结构,将不同主题的回忆碎片缀连成完整的人生图景。蔡澜有意打乱童年逃难、日本留学、邵氏职场、晚年独居等经历的时间顺序,看似信手拈来的笔触下,实则每一段叙述都蕴含着对“人究竟该如何生活”的深刻思索。他将“美食”“电影”“金钱”“感情”等话题铺陈出他对生活的乐观和豁达,我们甚至可以在他描绘一碗云吞面的过程中,领悟从满足物质需求到追寻精神自在的生命进阶。

蔡澜的“活过”哲学,本质上是以温和的姿态与现代社会的主流规律对话。当世人皆追逐效率至上,将“成功”异化为标准化模板时,他却呈现出一种即兴发挥的生活态度。尤其是在年轻

人被“内卷或躺平”的抉择困扰、因“35岁危机”“专业选择”焦虑不堪时,《活过》如同一种治愈时代焦虑的良药,能让人平静地说出“活着,就是活就够了”,读懂蔡澜的用意,或许就是纪念他的最好方式。

《活过》一书恰如其分地折射出蔡澜对生活的本真态度。其实,生活本就是一场宴席,无须凉了才动筷。只要我们全情投入、保持好奇,将每个当下的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便是对生命最本真的尊重。

